

故乡的老屋，就在金银寨下的清水湖畔。它注定是我行走一生的圣地。因为，它既是我的祖籍地，发源地；也是根，是故土，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心灵净地。

记得前年九月下旬，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却遇到了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们一行 5 人依旧如约冒雨前往，回故乡观乡景，闻乡音，悟乡情——

驱车经过一段与“千里渠”并行的乡镇公路，一条新建成的宽阔而靓丽的双向 6 车道的旅游大道扑面而来，“清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大牌匾映入眼帘，格外醒目。

带着惊喜和欣慰，我下意识自动放慢车速，慢速车游观光。经过一公里多笔直的旅游大道，左拐上山驶入了环湖旅游观光道。一路上，大树林立，苍翠欲滴。平整的水泥路蜿蜒前行。远远望去，汪汪一碧的清水湖浩瀚壮观，湿地公园的栈道已隐约可见。

抵达停车场后，我们带着不断增强的兴奋感与喜悦劲，纷纷步入绿荫里，走下湖中栈道，由西向东，信步观景，大家还不时盛情赞叹清水湖的大美。

其实，行进中，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湖清水，正是我的祖籍地——营山县清水乡金银寨下的老银村。以往，这里湖面开阔，水位较高，明净的绿水，汪汪一碧，渔船三两只，点缀山水间。而青山绿水的静谧，与过往船只和渔民撒网捕鱼动态，正好形成了一幅动静交织的天然画图。

曾记否？这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诞生了遐迩闻名的“千里渠”。

老屋门外的清水湖，实际上是一座大型水库。早在 1957 年，全县组织数万群众大兴水利，修建清水水库，开凿千里渠，打造成了连通 10 多座中、小水库的蓄水工程，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自流灌溉的“千里渠”灌区。清水湖水域面积数万亩，蓄水 3760 多万立方米，地跨清水、青山、福源三个乡镇。除了保障全县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外，它还通过“千里渠”流经 20 多个乡镇，灌溉 26 万亩农田，为农业大县的水稻丰收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作为川陕革命老区之一的营山县，幸福水库的清水湖，凭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一流的湖水资源，通过因地制宜的总体科学规



杨明强 文 / 图

划，建造了环湖公路，建成了湖上栈道、休闲长廊和观光亭，建好了连接青山和清水两岸的大型浮桥。同时，还调低了水位，在低水位区域种植了枫树、水杉等树种和各类水草植物，增授了多种鱼苗等。再通过蜿蜒延伸、长达数公里的木质生态栈道，将金银寨下的湖畔四周连为一体。

这样，从金银寨到何家梁，从四方寨到大柏坡，在四周高山森林的簇拥之下，浩渺丰腴的清水湖面上，吸引了更多的野生白鹤、野鸭等数十种飞禽鸟类。同时，自然的生态，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水资源，也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花，消夏游泳，秋游野炊，冬观捕鱼等。一年四季，观光和休闲的游客，从未间断。

如今，清水湖已成为惠泽营山人民幸福生活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革命老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

那天，我们打着雨伞，漫步栈道上，流连湖水边。俯视着水面、水草，但见鱼儿游弋竞自由；稍远处，云水相连间，白鹤与水鸟齐飞。目睹这样的真实场景，与理想的人间乐土的境界简直如出一辙。再加上，置身湖面的烟波上，又沐浴在朦胧秋雨中，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这反而让此次故乡之旅平添了几分浪漫和诗意。大家都不禁喜出望外，怡然自得。

驻足栈道的中心位置，对望在水一方郁郁葱葱的金银寨，

记忆中老屋的影子和祖坟总在我脑海萦绕。此时，乡愁、乡情、乡恋，齐涌心头，复杂的心情与心境，令我沉默良久，思绪万千——

30 多年前，回到故乡营山，回到金银寨下的清水湖，总会看到我家老屋的房顶升起袅袅的炊烟，一幅岁月静好的《归田园居》意境的天然画图，横空出世，她的绝美程度，真可谓超越万水千山，胜过万语千言。

而如今，与时俱进的新农村，

厨房的灶台下，蜂窝煤、液化罐和天然气，相继取代了“柴火烧”，山水相拥的画图里，那竹林掩映下的美轮美奂的老屋，已不再有袅袅炊烟；同时，老屋也因长辈相继离世，后生升学就业外地定居后，20 多年无人居住和打理维护，日渐风化和蜕变为茂密的竹林和树林。自然，老屋和炊烟，已经不复存在，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秉承家族多年的传统习惯，春节前夕，我们总会举家从省会

成都回到故乡营山，与父母团聚。遗憾的是，去年盛夏，年逾八旬的父母相继离世，导致县城的家已没有家的感觉了。

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有出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都去了，哪还有家可回？有的，也只是无尽的哀思和真诚的怀念。

记得少年时，总是在父母的带领下，背着满满的行囊，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回归清水湖畔的老屋，家族大团聚，四世同堂，共享天伦。

记得中年时，总是携妻带女，从省城回归故乡营山县城，与父母、弟妹欢度新春佳节。

而今花甲季，想到故乡县城人去楼空的住房，归与不归，离愁别绪，忧郁，犹豫，一切尽在无言中——

时下，记忆中清水湖畔的老屋和炊烟，已铁定的不复存在；现实中营山县城的住房，也因父母的离去而形同虚设，我竟变成了真正有家不忍归或无家可归的异乡游子了。唉，不回也罢，他乡就地过年吧，他乡也是第二故乡啊！然而，脑海中，故乡清水湖畔的老屋，尽管不再有袅袅炊烟，但清水湖上生生不息的浩渺烟波，却永远荡漾在我的内心深处。

啊！时空中老屋和炊烟，永远将铭刻在他乡游子的记忆深处。



在古蔺观文镇千鸟湖畔，有一株年已 480 岁高龄的沙泡树，如一只凌空展翅的凤凰，翱翔着百鸟朝凤的生态奇观……

千鸟湖畔一古树

徐建成（四川成都）

又是一棵古树，又是一群宿鸟。就是那株让我写下《唐朝飞来的鸟儿》那首诗的古树么？

就是让我想起“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想起“推敲”典故的那株澳洲古树么？

不是在澳洲酒店泳池边，不是那株澳洲的古树；这是在吾国，是在古蔺千鸟湖畔，是这株观文镇的古树。

这株与众不同，鹤立“树”群，头戴王冠的树；

这株枝繁叶茂，染绿了千鸟湖，动感了千鸟湖的树——

有数不清的鸟儿——白的鸟儿、灰的鸟儿、黑的鸟儿、花的鸟儿，大如白鹭的鸟儿、小如麻雀的鸟儿、不大不小如喜鹊的鸟儿正向树梢飞来，正向它们筑在树上的巢飞来……

这些大大小小的鸟儿，这些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花色的鸟儿，有的尖嘴含笑，径直回巢；有的嘴里叼衔着细的、长长的枝条，在蓝天下抒情写意；有的把枝条轻放在未完工的巢里，小憩于枝头；有的把枝条传递给树上另一位伙伴的嘴尖——在一递一接之间，交流着共同筑巢的喜悦，充溢着鸟类的友爱和温情……

在古树梢头，星罗棋布着竹篱茅舍般的鸟之家园，曾旅游过很多碧波荡漾的湖，也见到过很多飞翔的鸟，曾欣赏过很多亭亭玉立的树，也见到过很多树上的鸟。但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湖畔有过这样百鸟朝凤的古树，古树上有过这么多为鸟儿遮风挡雨的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湖水养一方树。湖是树的不离不弃的热土家乡，树是鸟儿飞去飞来的欢乐天堂。只有鸟群飞来的地方，才会有蓝的天、白的云，才会有不老的山，才会有不漏的绿荫，才会有不被干涸的湖水和不被荒凉的土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才能奏响生命的交响曲！鸟儿的快乐，鸟儿扇动的翅膀知道，鸟儿含情的眸子知道，鸟儿湖畔的歌声知道；树下，那些举着相机、端着手机的红男绿女也知道。

他们也如鸟儿般想去叨衔，去建造纯天然原生态的家园；他们也想回归自然，想让古树的浓荫能为他们遮风挡雨；想让湖中树的倒影，想让湖中家的倒影，能为远行太久的游子洗去浓浓的乡愁！

“逃离”家乡

周国英（四川成都）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万物都在沉睡中醒来，生机勃勃。清明又至，我们开始和家人商量着回乡祭扫的日子，说起来，现在离家不过一个半小时车程，真的是随时说走就可以走，但每次回家，依然要好好思虑半天。

都说故乡是游子的根，叶落尚且要归根，何况是人。我一直认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乡，那条紧紧牵系着我们的根，是血脉、是亲情。而我是一直想要逃离的，幼年时读书，父亲母亲告诉我“要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再像我们……”他们单纯地希望我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家永远是最温暖安全的地方，家乡，永远是最亲切的所在。直到年岁渐长，大人们种种冲突和纠葛将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碾成粉碎。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总有邻里间争吵或打骂的片段，母亲辛辛苦养了两年，临近下崽的母羊，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父亲辛苦大半年种的几亩地花生，在收获前的一天雨夜里被一扫而空；哥哥苦心经营的诊所，一夜之间所有的药品不翼而飞；儿时要好的伙伴，因为家人不堪忍受邻里冲突，举家外出打工以后，再不曾回来；哥哥结婚后的那一年，外出打猪草的我，无意间在田埂下听见村里的大妈们说母亲的坏话，唆使嫂嫂和母亲吵架……

那一年，我十三岁，对家乡的热情开始慢慢冷却。我有了逃离家乡的想法。父亲在这里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从记分员、村组长到集体企业厂长，大队支部书记……在母亲的委屈和不满中，很多来自父亲忙于调解邻里纠纷或者其他村务工作而耽误的自家农活，还有邻里的闲言碎语……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多年来一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我的头顶，那样的恐惧，让我习惯于半夜惊醒

后，总要伸手去探一探母亲的鼻息，总要在深夜里惊恐许久才能平复。

记得那时候，乡镇领导提倡种果树，为了形成规模，让所有的村干部去学习考察，挨家挨户做工作，然后找种源，统一购买分发，指导大家栽种。村里分树苗的那一天，父母在外忙碌一整天，午饭也没有回家吃。下午放学回家，我做完作业，然后做了晚饭等父母回家。大约八九点的时候，父亲回家了，却没见着母亲。大家都纳闷的时候，我转身上楼去找母亲，有时候干活累了，母亲回家会倒在床上躺一躺。二楼的大门被插上了插销，我在门外一直喊母亲，却没有任何反应。我叫了父亲上楼，父亲用力踢开大门，眼前的一幕吓坏了我们。母亲倒在堂屋的地板上不省人事，我们拼命地喊，试图叫醒她，母亲突然抽搐了几下后“哼哼”两声，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那些因为和家人或邻居争吵后服毒的人。

父亲用力想把母亲抱起来，然后母亲哇哇地吐了，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屋子里浓烈的酒味，一个葡萄糖注射液玻璃瓶子倒在旁边，父亲拿起来闻了闻，叹口气说母亲应该是喝醉了，父亲对母亲无奈地说道：“你就是想不通，心放宽些，人一辈子哪里有不吃点亏呢！”吐过以后，母亲醒过来，很伤心地哭泣，我只听见母亲一直念叨那句：“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我吓得站在一旁瑟瑟发抖，我很想知道母亲到底想不通什么。我以为父母吵架了，我在心里做了各种猜测。

把母亲扶到床上平静好后，父亲对我说：“别害怕，你妈妈会没事的。”我追问父亲缘由，父亲说：“今天村里分果树的日子……”因为整个乡镇都在发展果树，一时间种源不足，优质品种和好苗子很紧

缺。全乡十几个村干部，想尽办法弄来了树苗，但还是有些比较过时的品种和残次瘦弱的树苗。发放树苗的时候，村民们不肯均分残次苗，都只要好树苗，父亲无奈，将好苗子全部给了村民，我们自己剩下的全是残次苗，而且还不够数。母亲气极，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母亲酒醒后并没有和父亲争吵，父亲也不再提起。家里瘦弱的果树苗，种在地里，被父母小心地呵护培养，慢慢长得很茁壮。从那以后，我劝诫自己努力学习的理由中多了一条，就是为了将来能离开这个地方。

这段揪心的记忆，也被我深埋心底。只是每每午夜惊醒时，我一定要去看看家人，心里才能踏实下来。

父亲终究是热爱了这片土地几十年，直到永远地闭上双眼，我从未听他抱怨过家乡的不好。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一次和父亲外出下地干活，行至一处斜坡上，父亲指着斜坡下面一处小小的平台问我：“将来我若死了，就葬在这里如何？”我有些疑惑，父亲又接着说：“这里正对着村口，我可以看看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倘若哪天你们（指我与哥哥）离开这里了，有空回来看看，我一眼就能望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父亲对于家乡的爱，就是这样，是我所无法理解的执着。最终，父亲真的葬在了那里，一处小小的斜坡，每逢年节时上坟，双脚尚且不好站稳。侄女无法理解：“爷爷当初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地方，小小的坟堆旁边棵树都无处生长，如此寒酸。”她哪里能理解呢，就像当初离开家乡以前，我也无法理解一样。

故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离开的心灵驿站，而我却一直努力地想逃离生活在那时的家乡，多年后这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但每每逢年过节，我依旧会坐立不安，按捺不住想回家的心情。不仅因为母亲和哥哥还在那里，而是我的根，也一直在那里。从那栋破败不堪的楼房的某处，深深地扎进泥土，哪怕枝叶长大了，伸出那小小的村子，根却始终牢牢地扎在那片土地，无法逃离。

鸽子飞在春天（外一首）

黄春生（四川成都）

鸽子飞在春天
就像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年轻没有时间停步
年轻没有时间回忆
年轻得只知道向前奔波
与天空中遨游的鸽子一样
连忧都都如雨后的彩虹
会化为隐约的诗韵
如今这玉兰绽放的时节
望着天际翱翔的鸽子
听着那悠长而辽远的哨音
此时此刻
却只有莫名的忧伤和感叹
无言无语地飘于白云间
……

心湖

深秋的心
是跋涉千山万水后的小憩
暖暖的红茶飘香
隐含着远山的呼唤

岁月的沉淀
成熟丰满了生命
红霞片片
山岚浅醺缭绕星空

迷离的月色淡紫似水
花非花梦非梦
你依然着一袭粉裙
凌波轻盈

轻盈的笑靥随风
交织在永恒的瞬间
吹动清晰湖面
那却是我早已沉寂的心湖

清明节（外一首）

冯啸波（四川泸州）

—
小花一朵自天籁，
水泥墓上静静开。
庄重恭敬祭父母，
比儿孙早到先来。

二
绿柳摇曳正清明，
春风无界天洁净。
水泥墓上小花开，
清零封控你可来？

福佑

天有眼
地有灵
佛在心
青石碑下
水泥墓上
一朵自然野生小黄花
春意盎然，谦卑无限

一朵无价可觅可买
生根发叶开花的软冷花
成清明时节
墓园独一无二的风景
祭我爸妈

远方的山隐藏着巨峰的爱

胡渝敏（江苏南京）

如果，是一种意外
那也是因诗里的美景
触碰到他的美忆
他说
远方的山隐藏着巨峰的爱

我相信
在他的记忆里
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是关于他和她的邂逅
因为我的诗作
竟勾起他无尽的思念

相信，那个故事
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美好
那就让小诗存在吧
算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